

继往开来：王守仁与英国文学研究

Wang Shouren and the Study of British Literature in China

何 宁 (He Ning)

内容摘要：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国著名学者，王守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其对 19 世纪英国剧诗的研究首次引起全球学术界的关注。在其近四十年的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生涯中，王守仁拓展了中国学界对英国经典作家的研究，推动了对当代英国文学的研究，考察了英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为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研究中开拓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结合的英国研究范式，以关注社会和兼容并蓄的视野引领当代英国文学研究，以创新思想来深化英国文学理论研究。王守仁关注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在编写教材时融入比较视野，展现了中国学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创造性，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之一。

关键词：王守仁；英国文学；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学术；

作者简介：何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和文学理论。

Title: Wang Shouren and the Study of Brit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British literature in China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ocietal development of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As a prominent scholar in China, Wang Shouren firs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y with his study of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unacted drama in the 1990s. In his almost forty-year career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British literature, Wang has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British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by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research on classic British authors, promoting the study o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revis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in Britain. In his works on British literature, he introduces a research paradigm combining social criticism and aesthetic criticism, examines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with an emphasis on representation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study of British literary theory.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elements in British literary works and adopt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editing

textbooks, Wang Shouren demonstrates keen observation and creative intelligence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establishes himself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Wang Shouren; English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Chinese literary scholarship

Author: He N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hening@nju.edu.cn).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英国文学作为国人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的途径，自20世纪以来始终具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19世纪中叶班杨（John Bunyan）的名作《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1684）已经借由传教士的翻译出现在中文世界，但英国文学的众多经典还是到20世纪的林纾翻译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英国文学作品在林译作品中超过总数的一半，也由此奠定了英国文学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地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学者将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品介绍到中国，《英国文学史纲》（1937）《哈代评传》（1938）等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当时的中国学界与英国学界交流紧密，如徐志摩曾拜访哈代（Thomas Hardy），范存忠曾在英国发表论文等。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英国文学的研究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但与英国和世界学界的联系较少。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中国学子赴英留学，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面貌也随之改变，而王守仁正是其中的代表。

20世纪后期，中国学界与英国学界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而英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走在了中英学界交流的前列。1988年，王守仁在美国《布朗宁研究》（*Studies in Browning and His Circle*）发表论文“论罗伯特·布朗宁的非上演戏剧”（“Robert Browning's Problems with Unacted Drama”），论述英国文学研究中一直被忽视的布朗宁所创作的非上演戏剧，指出非上演戏剧是布朗宁创作中的重要实践，为其最重要的诗歌艺术成就戏剧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奠定了基础。¹这篇论文是中国大陆的英国文学研究者在多年之后再次在英语世界发声，也标志着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重新开启了与世界交流互动的篇章。两年之后，王守仁的博士论文《19世纪英国剧诗研究》（*The Theatre of the Mind*）由麦克米兰公司（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对于19世纪英国诗剧中的剧诗予以全面的研究，包括对拜伦（Lord Byron）、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布朗宁（Robert Browning）、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阿诺德（Matthew Arnold）、斯温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和哈代作品的阐释，得到当时英美学界的关注。在学术期刊《16-19

¹ 参见 Wang Shouren, “Robert Browning's Problems with Unacted Drama,” *Studies in Browning and His Circle* 16 (1988): 52-71.

世纪英国文学研究》(*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当年的研究回顾中, 美国学者大卫·辛普森将这部专著作为当年 19 世纪戏剧研究的成就, 并提到这是伦敦大学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英语博士所著。¹ 《19 世纪英国剧诗研究》研究的是“经典作家的重要作品”(Wang, *Theatre* xxv), 采用理论视角和生平研究相结合的路径, 通过对这些作品深入的探讨, 分析了 19 世纪英国剧诗中的发展历程, 指出这些文本中潜藏的自我表达 (self-expression) 需求。从 1988 年发表论文, 到 1990 年专著出版, 王守仁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 不仅拓展了英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式, 更代表着中国学者再次以自己的研究进入世界的英国文学研究之中, 是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一步。

一、开拓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结合的英国研究范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英国文学再度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之后, 众多的英国文学名著以书籍或电影改编的形式走入中国民众的生活。《简·爱》(*Jane Eyre*, 1847) 《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 等经典作品风靡一时, 英国文学研究随之蓬勃发展, “外国文学领域也在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周小仪 195)。学成归国的王守仁业已用英文论文和专著向学界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而此时更重要的显然是推动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他将自己博士阶段的研究进一步延展提升, 以一系列中文论文打开当代英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这一系列论文中, 王守仁以社会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相结合的视角切入, 来审视人们熟悉的英国文学经典, 将对文本的审美考察融入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关注, 突破了学界统治英国文学研究多年的单一研究范式, 开拓了英国文学研究的思路, 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这一系列关于英国 19 世纪经典作家的论文中, 王守仁关注认知与审美, 将对文学的研究重新回归到文学本体, 并以此来思考和发掘作家对社会历史的哲学性书写。论文“论哈代的史诗剧《列王》”以哈代作品中最具难度, 但同时也最能体现哈代思想的诗剧《列王》(*The Dynasts*, 1910) 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哈代创作思想、作品形式、人物描写和细节内涵的讨论, 揭示出哈代在这部煌煌巨著表达的“通过独立观察与思考形成的关于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想”(王守仁, “《列王》” 112)。作为哈代展示自己毕生哲学思想的作品, 《列王》虽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有了中译本, 但相关的研究却几乎没有。作为国内首篇关于哈代《列王》的重要学术论文, 这篇文章不仅让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者认识到哈代的作品不限于小说, 更让学界全面了解哈代的思想体系, 从而对哈代作品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论文“赋予生存以美的形式——论马修·阿诺德的戏剧片段体诗”从戏剧片段体诗这

1 参见 David Simpson, “Recent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4 (1990): 732.

一研究视角出发,关注维多利亚时代杰出诗人马修·阿诺德的诗学思想建构。作为对古希腊戏剧残本的一种模仿,阿诺德创作《迷途的狂欢者》(*The Strayed Reveller*, 1849)等戏剧片断体诗的目的旨在从希腊文化汲取精神支持,让读者从中得到愉悦。他在创作中运用对人物对话的书写,既进入人物内心,又展现审美观察,体现对生活和美的不同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诺德的“戏剧片断体诗体现了他所作的努力:在反映现代人困惑的同时赋予生存以美的形式”(王守仁,“《阿诺德》”13)。同样的,在论文“论雪莱的‘必然性’思想——读剧诗《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中,王守仁所关注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代表作品《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1820)的思想内涵和形式特征。论文指出《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这部不适合上演的剧诗,表现的正是雪莱的“必然性”思想,是雪莱思想的基础,体现出雪莱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在这一系列关于英国19世纪经典作家的论文中,王守仁对这些作家以往在中国英国文学研究里被忽略的重要作品予以研究,在一定层面上填补了研究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论文在承继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社会历史批评传统的同时,融入哲学、理论和审美的批评方法,引领了英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始终重视著译结合,王守仁在专注19世纪英国经典作家研究的同时,还翻译了其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哈代的《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一部,《还乡》与《德伯家的苔丝》等一起构成了哈代所描绘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乡村风貌,也是哈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还乡》打破传统小说叙述的定式,将一般作为背景的自然环境——埃格敦荒原作为小说中具有和人物一样地位的元素。小说的第一章没有书写其他人物,而是专门书写埃格敦荒原。选择翻译这部关于个人命运与环境、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小说,依然体现出王守仁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中作家创作思想的关注。正如他在译序中写道的:“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哈代在后来的悲剧小说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即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和内心冲突决定着个人命运,并造成悲剧”(王守仁,《还乡》2)。王守仁对埃格敦荒原、尤苔莎、克林和约布赖特太太等小说的主要构成元素都予以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荒原作为外部力量的代表,与人物性格作为内部因素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悲剧。他关注到埃格敦荒原的象征意义,以及三位主人公悲剧的性格因素,对哈代中期的创作思想予以细致的铺陈。作为哈代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之一,《还乡》是哈代对个人、环境与历史发展之间关系探索的重要作品,其中的思想脉络一直延伸到《列王》的创作之中。《列王》中的精灵人物所代表的力量,也隐含在埃格敦荒原之中,而《列王》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应和在《还乡》中也可以找到明确的印记。在译本的选择上,也体现出研究者的用心,他特别选用杂志连载的手稿本,以再现《还乡》初版的原貌,也更加

贴合哈代 19 世纪 70 年代末的思想轨迹，而不是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修订本所体现出的哈代的创作思想。从《列王》到《还乡》，王守仁对哈代的研究以创作思想为主线，探讨作家在作品中展现的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对哈代研究和英国文学研究都具有启迪性。

19 世纪是英国文学发展的盛世，也是中国英国文学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王守仁对 19 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以雪莱、阿诺德和哈代为主，但也关注到其他一些重要作家。如对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就指出在其代表作《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 1895）中体现出的与评论界一般认知不同的女性观，认为“《理想丈夫》显示了王尔德对女性问题有着不寻常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与他个人身份的矛盾，以及他唯美主义的艺术主张密切相关”（段方 王守仁 14）。纵观王守仁对 19 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具有较为突出的特色：首先是同时用英文和中文进行研究，发表成果，促进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推动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其次是对经典作家重要作品的研究，视角独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最后是对研究范式的丰富，融合多种研究方法，为英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二、以关注社会和兼容并蓄的视野引领当代英国文学研究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学界和社会越来越需要对当代外国文学文化的了解和研究。王守仁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开始在新世纪将英国文学研究的重点转向当代英国作家作品，并以对当代英国文学的深刻理解，将其中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发展态势予以分析，从而带动了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当代化，提升了英国文学研究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度，充分发挥英国文学研究的社会功用。在一系列的论文中，他对英国当代的重要作家，如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戴维·洛奇（David Lodge）、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m Bradbury）、阿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V·S·奈保尔（V. S. Naipaul）、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等的创作加以研究，将这些作家的重要研究方面和趋势展现给中国研究者，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加强了中国学界与世界在英国文学研究中的联系。在对英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中，王守仁以文学的社会功用为研究重点，以现实主义研究为主要方向。研究范畴不仅涵盖众多具有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关注深受读者欢迎的流行作家，从而对当代英国文学给予全面的呈现。

长期以来，罗伯特·格雷夫斯在国内的英国文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较少，文学史中也基本上是简单予以介绍。王守仁关注到格雷夫斯具有在小说和诗歌方面同时具有出色作品和影响的特质，指出他是自哈代之后同时进行小说和诗歌创作，并取得成就的英国作家，并分析了他在历史小说和爱情诗创作方面的特色，认为格雷夫斯的古罗马帝国三部曲开创了现代历史小说，在气势恢宏的画卷中展现了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活、军

事生涯和思想感情，“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力图再现历史，营造真实，在 20 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王守仁 何宁，“格雷夫斯” 30）。作为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格雷夫斯的爱情诗歌细腻地表现了对时代和爱情的深刻体察。他具有与哈代类似的旺盛创作力，在大量的爱情诗歌中，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达出现代主义的非个人化色彩，同时还融入对玄学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特色的思考，可谓 20 世纪诗人创作中最能够融会贯通多种艺术风格的诗人。通过对格雷夫斯历史小说和爱情诗歌创作的研究，王守仁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延伸到哈代之后的英国文学重要发展。他在研究中关注到格雷夫斯创作中对现实主义的坚持，这也成为他对现实主义研究的契机之一。关于格雷夫斯的研究得到学界的关注，该论文后续被收入《当代欧洲文学纵横谈》（2003）之中，对英国文学研究界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几乎都离不开对文学理论的阐释和运用。王守仁在对英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中，突出了对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对英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戴维·洛奇和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都予以阐释和批评。作为英国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戴维·洛奇的文学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的小说批评概念“问题小说”，这是洛奇基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实践提出的。¹王守仁的研究结合洛奇的代表作《校园三部曲》（*The Campus Trilogy*, 1975/1984/1988）对这一概念的背景、实质和实践加以分析，揭示出洛奇提出“问题小说”的原因和其中蕴含的文学理论思考。论文厘清了“问题小说”与“寓言体小说”、“非虚构小说”的区别，认为“问题小说”并非一个不值得关注的理论概念，而是寓示着当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反映出英国当代理论家面对“小说之死”的困境所做的创新努力。论文对“问题小说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指出其“特点是在虚实之间穿梭，最终坚持语言再现现实的能力”，而洛奇本人则通过“一方面参与了先锋实验，在创作实践中故意暴露自己的虚构技巧，另一方面又坚持立足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再现自己所熟知的校园生活”（王守仁 宋艳芳 97）来实现在虚实之间的穿越，实现虚实结合，以虚见实。

作为洛奇的同事兼好友，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在当代英国文学研究界具有的影响与洛奇不遑多让。布雷德伯里的著作《现代英国小说》（*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993）多次再版，对英国文学研究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是研究英国文学必读的书目之一。王守仁对布雷德伯里关于小说批评的《现代英国文学的社会语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1971）《诸多可能性——论小说的现状》（*Possibilities: Essays on the State of the Novel*, 1973）《不，不是布卢姆斯伯里》（*No, Not Bloomsbury*, 1987）《现代英国小说》和《今日小说——当代作家论现代小说》（*The Novel Today: Con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 1977）等著作予以全面

1 参见王守仁、宋艳芳：“戴维·洛奇的‘问题小说’观”，《外语研究》1（2011）：94。

的考察,对他的小说批评思想加以细致梳理和讨论,分析其批评方式的特征,认为布雷德伯里的小说批评具有自由人文主义思想,重视文学的社会性,提倡批评的包容性。从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小说诗学、作家和批评家的共生关系这三个层面来解读布雷德伯里的小说批评,对他的批评整体予以总结:“他紧跟时代潮流但并不随波逐流,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宋艳芳 王守仁 73),具有兼容并蓄的特质。这种兼容并蓄的批评特质同样体现在王守仁对当代英国文学的研究之中。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不仅关注文学理论的进展,也关注文学创作的走向;他所研究的不仅有经典作家,也留意到当代的流行作家。¹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女作家阿妮塔·布鲁克纳的研究正突显出他对文学理论的娴熟运用,对当代创作趋势的深刻体察。

王守仁的研究将布鲁克纳置于简·奥斯丁(Jane Austen)以来的英国女性文学传统中来审视,探讨其小说创作对当代知识女性在传统婚姻制度造成的困境中挣扎的呈现,尤其是女主人公在事业与家庭、责任与自由之间矛盾的书写,分析她作为当代中产阶级女性的代言人对女权主义的反思。布鲁克纳的小说作品以奥斯丁式的现实主义来考察当代世界,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当代英国文学的主流女作家,如默多克(Iris Murdoch)、拜厄特(A. S. Byatt)等具有明显的不同。对布鲁克纳的关注体现出王守仁对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发展的思考,而对布鲁克纳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分析则表现出他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批判运用。论文的研究指出,布鲁克纳的创作融合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不是简单地在创作中体现女权主义,而是在更为深刻复杂的社会道德伦理架构中探讨女性的地位与自我”(王守仁 何宁,“布鲁克纳”37),让英国文学研究界认识到布鲁克纳所代表的女性流行文学作品对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然,从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性而言,布鲁克纳所代表的是作为基础的大众文学,而文学研究界一贯更为关注的无疑是影响广泛、广受瞩目的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V·S·奈保尔毫无疑问是当代英国文学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之一。奈保尔的身份多元,创作风格复杂,具有较大的研究难度。王守仁选择以想象、纪实和批评三个关键词来通观奈保尔的创作,将其后殖民写作所带来的评论界的分裂加以辩证分析,对奈保尔的代表作品《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80)、《到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1988)以及重要的非虚构作品置于其思想发展脉络中来考察,认为“在长达约半个世纪的‘写作之旅’中,奈保尔始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

1 参见王守仁、何宁:“论格雷夫斯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外国文学研究》3(2002): 28-32;王守仁、宋艳芳:“戴维·洛奇的‘问题小说’观”,《外语研究》1(2011): 94-98;宋艳芳、王守仁:“布雷德伯里的‘兼容并蓄’批评思想”,《当代外国文学》3(2011): 67-74;王守仁、何宁:“构建单身知识女性的世界——论布鲁克纳的小说创作”,《当代外国文学》4(2003): 33-39;王守仁、方杰:“想象·纪实·批评——解读V·S·奈保尔的‘写作之旅’”,《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4(2003): 105-113。

生存状态”（王守仁 方杰 112）。研究将奈保尔定位为“有机知识分子”，指出他的作品反映出第三世界生活的部分真相，而他的国际视野、对自身观点的坦率表达、对世界重大问题的关注和出色的语言表达则是铸就他成为当代文学经典作家的重要因素，也是可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为参考的地方。面对作品众多、主题多样，且内涵极为丰富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王守仁的研究举重若轻，以想象、纪实和批评这三个概念词将奈保尔写作生涯中最突出的特质加以总结，并以此作为其思想发展线索，为研究者呈现出奈保尔复杂风格之下潜藏的意识形态变化。这样的研究需要对作家的作品极为熟悉，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才能够由点及面，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之间的联系予以挖掘，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作家作品的发展走向。

当代英国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是后殖民作家成为主流，奈保尔是其中的代表，而作为新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扎迪·史密斯的创作也为王守仁所关注。《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第四卷《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设有“英美后现代现实主义文学走向”，在关于史密斯的研究中，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实践结合起来讨论，对史密斯的两部代表作《白牙》（*White Teeth*, 2000）和《论美》（*On Beauty*, 2005）的创作特色予以分析。两部作品同样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但体现出史密斯对后现代之后的现实主义的理解在不断发展。针对评论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对史密斯《白牙》的批评，研究梳理了史密斯的回应和两人理论交锋之后的相互砥砺，尤其是史密斯在《论美》中，以经典重写形式将现实主义精神的守正与现代主义形式的创新结合起来，在回归传统现实主义的同时，“仍坚持着后现代的主体观和对本真的‘自我’神话的警惕”（王守仁，《战后世界进程》43）。史密斯对爱略特（George Eliot）、福斯特（E. M. Forster）创作的思考体现出当代作家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如何呈现现实、如何与读者交流的问题，而她选择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1910）作为互文的经典，正反映出她对福斯特“联结”思想的认同和试图在当下予以发展的努力。

王守仁对当代英国文学的研究与他的英国19世纪文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他关注文学的社会功用，因此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促进对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准确把握，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将作家作品的关键点予以呈现。其次，他对当代英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兼容并蓄的价值取向，不仅关注诺贝尔获奖的当代经典作家，还对具有广泛影响的流行作家所代表的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探讨，从而为研究界呈现出更为全面的当代英国文学光谱。最后，从他对当代英国文学的研究切入点来看，现实主义成为他考察文学现象和态势的重点，对现实主义的思想发展、创作实践和理论争论的研究贯穿他对当代英国文学的研究。这些特色与王守仁研究当代英国文学的初衷是一脉相承的，即在推动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界关注当代的同时，更让英国文学研究服务中国的社会发展，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力量。

三、以创新思想来深化英国文学理论研究

在王守仁的英国文学研究中，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占据了其中的主流，但他也没有放弃对文学流派和运动的整体性思考。他对英国文学中的重要理念，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英国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都加以全面的研究。他将英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在研究中提出了创新观点，让英国文学研究界重新认识了英国文学批评的起源。

对于当代英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结合相关的世界历史进程来予以全面地审视与研究。他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现代主义产生重大影响。虽然伍尔夫将 1910 年作为英国小说从传统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开始，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吴元迈等 87）。人们的传统信念动摇，在幻灭感和危机感之下开始探索内心世界，而不是社会现实。对于后现代主义，他结合新世纪发生的“9·11”事件，指出：

后现代主义往往割裂语言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人工制品，所反映的现实不过是“虚构物”，而非客观世界。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中近三千人丧生，这一鲜血淋漓的现实悲剧向世人昭示，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并非解构主义宣称的那样可以消解，作家不能也不可能无视周遭生活而沉溺于文字游戏。（王守仁，《战后世界进程》26）

在这里，王守仁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角深入把握的基础上，指出“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揭示出社会历史进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无论是对现代主义还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考察，王守仁都突出了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重视，将世界历史进程与英国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让英国文学研究界进一步认识到作为社会思潮的文学流派发展具有其社会历史根源，从而加深对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思想的理解。

作为在英国文学中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理念，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迄今依然是人们研究 20 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的重要切入点。王守仁的分析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以精要的论述让研究者得以掌握这两个重要理念的精髓。他对英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不止于此，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中，他对英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加以全面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创见，主要体现在关于英国文学批评起源的认识，以及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关注。传统的英国文学批评研究一般从文艺复兴开始，与此不同，王守仁在论著中的开篇就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中世纪批评，对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文索夫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nsauf）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文学批评予以研究，“较为明确地将英国文学批评实践的开始和

批评意识的生发时间锁定在中世纪”（王守仁 胡宝平 2）。对于英国文学中的经典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也指出其中虽然没有文学批评，但包含了“关于诗人（作者）的地位、创作方式、功能等涉及文学批评基本要素的记载”（王守仁 胡宝平 3）。在中世纪文学批评中，论著对约翰的《元逻辑》（*Metalogicon*, 1159）、杰弗里的《作诗法》（*Poetria Nova*, 1200-1216）和乔叟的文学观都予以分析阐释，为学界展现了以往被忽视的英国中世纪文学批评的样貌。约翰在《元逻辑》中为写作和文本阐释提出反对纠缠细节、思考文本目的等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在西方批评史上影响深远的作者意图观的基本原则。杰弗里的《作诗法》探讨的是修辞诗学，主要谈论诗歌的创作技巧，在理论方面并没有突出的观点。作为中世纪文学的代表人物，乔叟不仅以文学作品影响着英国文学数百年来的发展，他对文学批评的思考也非常值得关注。论著对乔叟的文学理论思想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强调对“权威”的模仿和对生活“经验”的呈现；二是对古希腊以来的悲剧精神的推崇；三是认为文学具有给人以教益、乐趣和心理慰藉的功用。三位作家的文学批评虽然并没有形成体系，但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中世纪的确是英国文学批评的发轫阶段，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¹

除了对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发掘，《英国文学批评史》与其他研究相比，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在研究18世纪文学批评时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文学批评的研究，这在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界尚属首次。“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如休谟（David Hume）、霍姆（Henry Home）、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人，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都有各自的创见，并且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休谟的《论悲剧》（“On Tragedy”, 1757）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思考悲剧快感产生的原因，认为“悲剧的快感源自艺术创造的美”，而“艺术欣赏基本上是一种情感经验”（王守仁 胡宝平 94-95），观众为悲剧所震撼，从而获得独特的悲剧体验。而他的《论趣味的标准》（“On the Standard of Taste”, 1757）和《论文艺和科学的兴起与发展》（“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1742）中的观点也影响了之后的英国文学批评。霍姆的《批评的元素》（*Elements of Criticism*, 1762）系统讨论了情感与激情之间的区别，提出“理念在场”的观念，并对传统的戏剧“三一律”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斯密在修辞学框架内讨论文学，同样对“三一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更认同传统的时间、地点一致性原则。因此，霍姆和斯密两人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持有不同观点。²《英国文学批评史》在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文学批评论述中，还涵盖了其他重要思想家的文学批评观点，为英国18世纪文学批评补上了重要的

1 参见王守仁、胡宝平：《英国文学批评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0页。

2 参见王守仁、胡宝平：《英国文学批评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7-102页。

一环。

关注文学经典，批评当代名作，梳理文学理论，启发研究方法，王守仁的英国文学研究从多个方面推进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前行，而在这些研究之中，始终不变的是中国元素的挖掘，中国视角的探索，和中国情怀的展现。在“论雪莱的‘必然性’思想——读剧诗《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中，他将雪莱的“必然性”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联系起来，指出“必然性”主宰万事万物，自身却又是无形无象，无表无里，如同中国道教中的“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若言有，不见其形；若言无，万物由此生”（王守仁，“雪莱”82-83）。这不仅让中国读者更易于理解雪莱的思想，也发掘出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有助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西交流的重要方式在于通过彼此的比较而认识差异和相同之处，从而求同存异，促进交流。在编写《英国文学选读》（第五版）时，王守仁有意识地新增“比较视野”这一板块，引发对中外文学之间关系、思想交流、民族文化等问题的思考。每一单元的“比较视野”结合相关作家作品，与中国同时期的作家作品，或具有相关性的文学流派予以对比，启发中外文学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对文学发展、社会文化的影响。挖掘中国元素，探索中国视角，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情怀，让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为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了解中国做出贡献。基于此，在论文“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兼议我国代表性文化符号问题”中，王守仁分析了莎士比亚如何经由各种原因推动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并在世界各地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并由此思考，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该选择怎样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来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认为比起孔子，李白也许是中国文化更为合适的代表。他指出，李白的创作与现实关联密切，“充满真性情，写的是真人性”（王守仁 林懿 89），同时也具有跨文化传播的优势，我们要提升他在世界文坛的影响，挖掘李白身上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人文价值，突出他的当下性和艺术性，让他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重要作用。

纵观王守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国文学研究，在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坚持构建中国英国文学知识体系，以译著、文学史、论文和专著对英国文学经典、当代英国文学、英国文学批评理论、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多有创见，并自成体系，实现了学科知识的再创新。他对哈代等经典作家的研究著译结合，为进一步研究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当代作家的研究则为国内的英国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促进英国文学研究的广阔发展。王守仁在研究中关注现实主义和文学理论，融入对英国文学研究的新观念、新认识，为英国文学研究不断注入活力，推进英国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他以文学史研究的视角来审视和体察英国文学研究，从而对英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和趋势予以探讨，并从比

较视角来认识英国文学经典，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创新。王守仁的英国文学研究正是一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发展的民族志。在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一定的停滞之后，他勇于探索，继往开来，立足中国，融汇中外，为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开辟出新格局，体现出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国文学学者在中国语境下对学术的追求和探索，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四十年来发展与成就的重要代表。

Works Cited

- 段方、王守仁：“从《理想丈夫》谈王尔德的女性观”，《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5（2006）：13-17。
- [Duan Fang and Wang Shouren. “New Women Negotiating the World: A Reading of Oscar Wilde’s *The Ideal Husband*.”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 (2006): 13-17.]
- 胡宝平、王守仁：“《为诗辩护》与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批评的‘自我塑造’”，《外国文学研究》5（2012）：38-48。
- [Hu Baoping and Wang Shouren. “An Apologie for Poetrie and the Self-Fashioning of Elizabethan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2): 38-48.]
- Simpson, David. “Recent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4 (1990): 715-748.
- 宋艳芳、王守仁：“布雷德伯里的‘兼容并蓄’批评思想”，《当代外国文学》3（2011）：67-74。
- [Song Yanfang and Wang Shouren. “Malcom Bradbury’s Eclectic Novel Criticism.”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11): 67-74.]
- 王守仁：“译序”，《还乡》。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 [Wang Shouren. “Introductio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by Thomas Hardy*. Nanjing: Yilin Press, 1997. 1-9.]
- ：“赋予生存以美的形式——论马修·阿诺德的戏剧片段体诗”，《外国文学评论》4（2000）：5-13。
- [—.“On Matthew Arnold’s Dramatic Fragment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00): 5-13.]
- ：“论雪莱的‘必然性’思想——读剧诗《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外国文学研究》4（1992）：80-85。
- [—.“On Percy Shelly’s Doctrine of Necessit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1992): 80-85.]
- ：“论哈代的史诗剧《列王》”，《外国文学评论》3（1990）：107-112。
- [—.“On Thomas Hardy’s *The Dynast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1990): 107-112.]
- ：“Robert Browning’s Problems with Unacted Drama.” *Studies in Browning and His Circle* 16 (1988): 52-71.
- . *The Theatre of the Mi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 王守仁等：《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第4卷 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9年。

[Wang Shouren et al. *Post-WWII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iterature Volume IV: Trends in the 21st 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Nanjing: Yilin Press, 2019.]

王守仁、方杰：“想象·纪实·批评——解读V·S·奈保尔的‘写作之旅’”，《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4（2003）：105-113。

[Wang Shouren and Fang Jie. “A Reading of V. S. Naipaul’s ‘Travel of Writing’.”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2003): 105-113.]

王守仁、何宁：“构建单身知识女性的世界——论布鲁克纳的小说创作”，《当代外国文学》4（2003）：33-39。

[Wang Shouren and He Ning. “On Anita Brookner’s Novel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03): 33-39.]

——：“论格雷夫斯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外国文学研究》3（2002）：28-32。

[—.“On Robert Graves’ Historical Fiction and Poet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02): 28-32.]

王守仁、胡宝平：《英国文学批评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Wang Shouren and Hu Baop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ry Criticism*. Nanjing: Nanjing UP, 2013.]

王守仁、林懿：“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兼议我国代表性文化符号问题”，《外语研究》3（2014）：85-90。

[Wang Shouren and Lin Yi. “On William Shakespeare as the UK’s Most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Icon and the Choice of China’s Cultural Icon.”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3 (2014): 85-90.]

王守仁、宋艳芳：“戴维·洛奇的‘问题小说’观”，《外语研究》1（2011）：94-98。

[Wang Shouren and Song Yanfang. “On David Lodge’s ‘Problematic Novel’.”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1 (2011): 94-98.]

吴元迈等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2卷 1914年至1929年的外国文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Wu Yuanmai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Volume II: Foreign Literature from 1914 to 1929*.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

周小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译林》4（2002）：189-195。

[Zhou Xiaoyi. “British Literature in China.” *Translation* 4 (2002): 189-195.]